



留辮子的大師

民初的學界,有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是留辮子的,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王國維。兩位對於腦袋后面的辮子,都還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國維的辮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給梳,據他女兒回憶,有次她娘梳煩了,說:“別人的辮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國維半晌無語,過了一會冷冷地說:“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鴻銘更過分,不僅自己腦后拖着辮子,連自家雇的黃包車夫,都必須是留辮子的主兒;車夫拉上辜先生跑起來,前面一條大辮子,后面一條小辮子,甩得好看煞人。

兩位留辮子,從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點關係,可是,洋文說和寫都比中國話順溜的辜鴻銘,留辮子,無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獨行,凡事跟別人不一樣。別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別人穿西裝,我偏穿馬褂;別人留洋發,我偏留辮子;別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納妾,而且還有理論:男人如同茶壺,女人如同茶杯,一個茶壺必須配幾個茶杯,而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王國維却不同,他留辮子,真的說明他對前清有感

史海鉤沉

從帝制崩潰到現代中國初立這一段,是中國歷史上危機與生機并存的歲月。對這段歷史進行反思和清理,是今日知識分子關注的課題之一。在書中,作者以其一貫的風趣,把晚清到民國有爭議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個兒道來:講風流政客陳公博、警察頭子趙秉鈞,講當年的有志青年在時局變幻中紛紛成了爭權力搶地盤的軍閥……

張鳴 著 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

情。作為旧學浸潤頗深的飽學之士,王國維有懷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過,靜安(王國維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懷旧還有不同,他做過清廢帝溥儀的師傅,陪着“皇上”在故宮的南書房讀過書。小皇帝不僅對王師傅很尊重,而且還有點感情。靜安先生高度近視,吃飯的時候,只能看見眼前的菜,溥儀就替他把他其他的菜夾過來。按說,從小受慣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當時的溥儀已經被洋師傅莊士敦教壞了,而且見過新派人物胡適,會做新詩“匹夫,尼克,來江邊”,所以,對師傅有點表示也正常。不過這麼一來,我們這個天天關在書齋里讀書,忠厚到了迂腐的靜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雖然已經退位,但在法理上,他還是皇帝,並沒有變成平民;況且,在那些對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環並沒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這點表示,在靜安先生心里,想必分量不輕。

我們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進軍的凱歌聲中,靜安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自盡。關於先生的死,歷來有各種解說,羅振

玉說是殉清,還張羅着給王國維請謚號;陳寅恪說是殉文化;梁啟超說是由於革命的刺激;甚至解放後還有人說是被羅振玉逼的。其實,羅、陳和梁說得都有道理,王國維的遺書上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變革,義無再辱。”事變應該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馮玉祥逼溥儀出宮的時候,王就在現場。皇帝被逼出宮,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到了,所以不能再辱。當時大革命的聲勢,的確有些吓人。王國維是書齋里的人物,內向而寡言,對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內心的敏感度却相當高。馮玉祥逼宮,據當事人回憶,并無凶險可言,馮也絕對沒有傷害廢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驚濤駭浪,白刃炸彈。所以,把北伐的到來想像得過於可怕,也是自然的。

後來的人們,大概是出於對王國維的愛護吧,總是回避其對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對大革命的厭惡之情,甚至有意讓他跟羅振玉劃清界線。因為,在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這些就是先生的污點。其實,一個真實的王國維,要加上許多遮羞布的大師,要可敬得多。



當個畫家的理想

一般說來,孩子就像溫室中的小苗一樣度過他的童年。儘管有時遭到從縫隙處吹來的風雨侵襲,但畢竟不是暴露在風雨之中。

我童年受到的風吹雨打,只不過是一場地震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日本社會的動蕩與變遷,都不過讓我聽到了溫室外的風雨聲而已。

但從中學畢業時起,我就像從溫室移栽到畦田里的苗兒一樣,開始感到人世間的风雨了。

大正十四年(1925年),我正讀中學四年級,此時已經有了無線電廣播,社會上發生的事,即使不願聽也不能不聽了。前面我已提到,中學開始實行軍訓,也是從這時開始的。社會動蕩不安,使人感到陣陣輕寒襲來。

我讀中學四五年級時,有時間就擺弄矿石收音機。星期天借父親的免費票到目黑區看賽馬。我從幼年就喜歡馬,在這裡我能待上一天。有時帶上畫油畫的寫生工具,到東京郊外畫風景。總之,無所不為。

那時,我家從小石川區搬到目黑區,不久,又從目黑遷到了澀谷區的惠比壽。儘管每搬一次家住房就小一些,但我卻沒有注意到這标志着家里

人物傳記

本書為黑澤明晚年回憶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記述,從孩提時代一個孱弱的“夜哭郎”,到如何痴迷於繪畫和電影,如何幸得啟蒙而踏入電影界,最後如何執導《羅生門》等影片而成為世界級的導演……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大師將坎坷的足跡與不斷進取、奮鬥的伟大靈魂,娓娓道來。

[日]黑澤明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的生活正每況愈下。當然,中學畢業後,我之所以下決心要當一名畫家,也是在考慮自己將來的生活。

喜歡書法的父親,對繪畫是理解的,所以他反對我想當個畫家的理想。他說,既然如此,就應該進美術學校。這是當時的父輩必然要說的話。

我對塞尚和凡·高十分傾慕,認為上美術學校既是浪費也是一條彎路。況且,報考這種學校即使專業課合格,理論課我也沒有合格的把握。

我終於報考了美術學校,但是沒有考上。父親大失所望。我當然是很難過的。但這樣一來,我倒能自由地學畫。至於安慰失望的父親,我認為還有別的途徑。中學畢業的第二年,十八歲時,我的作品被全國性的新人作品展覽會選上了。父親當然很高興。然而從此以後,我就踏進了風雪的迷途。

在我十八歲的這一年,也就是1928年,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第二年又發生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這從根本上動搖了日本經濟,不景氣之風吹遍了全國。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下,我無法靜下心來面對畫布作畫。再者,畫布、油彩價格無不昂貴,考慮到家庭經濟情況,我不能要求家里給我買齊這些東西。

這樣,我一面沉迷於繪畫,一面貪婪地學習文學、

戲劇、音樂和電影。

說起文學,那時正是“一元本”(一本一元錢)出版熱的時代,世界文學全集、日本文學全集泛濫,如果到舊書店去買廉價品,五角或三角錢就能到手,我可以任意挑選。我不分外國文學還是日本文學,也不問古典或現代,碰到什麼就讀什麼。

我對電影也十分傾心。那時,離家在外租房而且屢屢搬家的哥哥,正在耽於俄國文學,同時以各種筆名向介紹電影的刊物投稿,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大發展的日本文學電影的藝術性特別加以重點評論。不論在文學方面還是電影方面,我遠不如哥哥見多識廣。

特別是電影,我如飢似渴地看哥哥推薦的作品。還在我讀小學時,為了看哥哥說的好影片,我們甚至會徒步走到淺草去。

那時看的影片如今已記不清了。記得清楚的是,我們去的影院是歌劇院,到那里等夜間的減價票,在賣票處前排队,回來後哥哥還挨了父親的訓斥。

現在回憶那些影片名,竟發現我看的全是電影史上的名片。我貪婪地往自己頭腦里灌輸美術、文學、戲劇、音樂和電影方面的知識。為了自己有個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



短暫的告別

邢文通真的就要離開了,這份規劃真的就是廢紙一張了。他站起來,把文件扔進碎紙機,靜靜地看著雪白的紙片飄然而下。

機器終於停了,邢文通捧起一把細碎的紙片,又輕輕放下,然後他慢慢走到窗前。他看見許多人都站在樓下,等著送行,他知道有很多人其實是有些迫不及待的。他們都願意他走,給別人騰一個地方。有真不希望自己離開的人嗎?邢文通在即將轉身的時候看見了林小麥。她緊挨著一棵海棠,站立的姿勢有些生硬,她也和別人說著話,但是,邢文通還是看出林小麥臉上的笑容是僵硬的,他知道她恐怕是真不願意自己離開的人。可是,他竟然不為所動。這些年,他的心也被官場磨硬了。

桌上的電話響了,他以為是行政科催了,一看號碼竟然是簡晴的。他遲疑了一下,有些不想接。但是那電話響得很執拗。他擔心她會鬧出其他的動靜,就拿起了話筒。

簡晴說:“你怎么不接電話?”她的聲音還是膩膩的,還像每說一個字都要喘一口氣。邢文通當時以為這樣說話的女人會很純,但是,他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個很亂的女人,以前同不少官場和

都市小說

政府辦的林小麥一直執著於自己對邢文通市長的愛。邢文通調走他城,林小麥甚至想追隨而去。蔣昆一直喜歡著林小麥,他給林小麥疏通關係,提拔她接近她。林小麥的愛情游離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到底何去何從呢。

王秀雲 著 小說選刊雜誌友情推薦

藝術界的男人有染,但是,她還算明智,和自己之後就和他們把握了有分寸的距離。那麼自己走了之後呢?不用說他也明白,簡晴的身邊立刻就會出現別的男人,她把男女之間那些事太不當一回事了,說好聽了是開放,說不好聽是放蕩,一想到這,邢文通感覺一陣反胃。

邢文通說:“哎呀,這個時候很亂,很忙,大家都要過來看看,你就別添亂了。”簡晴說:“我們局長送你,你幾點走啊?我跟著一塊去。”

邢文通特別不願意在這個場合看見簡晴,事實上他和她一開始就後悔了,只是一個人在A市,身體的騷動需要解決,和她有了第一次就免不了第二次。從發現她的過去以後他就和她疏遠,但是,她的經歷和心智決定了她真不是一個好擺脫的人,再說,他也不是那種把事往絕處做的人,這幾年就這樣拖拖拉拉的。有一次林小麥說:“和簡晴在一起影響你的形象。”他當時還認為林小麥是在吃醋,頂了林小麥一句,說:“我這人有一個特點,別人在我面前說壞的人,我倒要自己去看看,我還是相信自己的判斷。”現在想來,自己走到今天,和自己這幾年同簡晴的

關係或許真有點關係,畢竟這不是一個體面的女人。簡晴很聰明,知道自己此刻在邢文通心里的分量,就拉了局長,讓邢文通不好拒絕。邢文通太了解她的把戲,就順口說:“好吧,我十點走。你們來吧,先替我謝謝你們局長。十點見。”

他把電話放下以後,喘了口氣,心里說:“該走了。”

下樓後,邢文通似乎不想把告別的時間拖太長,很快就上了車,搖下車窗,和大家抱拳惜別。林小麥看見那車子駛出大院,覺得眼前的一切突然黯然失色。林小麥眼里一酸。回到辦公室後,手機就響了,一看,是蔣昆,知道他肯定會說邢文通走的事,無非就是表示惋惜,但那惋惜是嘴上的,猶如插在油綠的樹枝上的假花,看起來比鮮花還艷麗。林小麥接通了,說:“你好,蔣主任,剛才看見你了。”

蔣昆說:“哎呀,邢市長一走,心里真不是滋味。”林小麥看見那假花在風中擺了一下,說:“走了好啊,該走就要走,都不走,大家都悶在這了。邢市長一走,你們都有機會了。”蔣昆一聽,心里醋溜溜的不是滋味。蔣昆早就知道林小麥對邢文通的感情,這感情就像一座山一樣擋在他和林小麥之間。



持槍逃犯

一個星期前我還有一種好聽的名字叫無冕之王,一個星期後我成了一名逃犯。我心里猶豫掙扎,對此後何去何從拿不定主意。

寇雲松開我,皺着鼻子說:“你身上的味道好難聞。”

“你也好不了多少。”我反唇相訕:“哪有!”她狠狠地瞪我一眼,別過臉去。

兩個人嬉笑着走了一段,看到一個免費公園,折了進去。這是個老公園,走不多遠是個有坡度的小林子,陽光粗大,枝繁葉茂,隔絕了陽光。

寇雲在一條青石凳上坐下,腰里好像別着什麼東西,我問她:“那是什麼東西?”

寇雲將那東西拔出來遞給我。我的手一沉,心劇烈地跳了一下,這是一把槍。

“我看這東西比刀什么的厲害多了,地上有一把,就順手撿啦。看以後誰敢欺侮我!”寇雲露出得意的笑容,彷彿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搖着尾巴”等我表揚。我嘆了口氣:“警察丟槍是很嚴重的事件,本來我們越獄已經夠嚴重的了,拿着槍的兇手肯定是重點緝捕的對象,沒想到你也拿了一把,這絕對是自找大麻煩呀。拿着槍的逃犯,必要時是可以直接擊斃的懂不懂?”

懸疑小說

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郵輪發生了詭秘的凶殺案,一名中國記者突然成為殺人嫌犯。為了洗脫罪名,他從看守所中逃出,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慢慢接近真相。在錯綜複雜的線索背後,到底隱藏着什麼樣的秘密……

那多 著 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薦

“哎呀,扔掉扔掉!”寇雲一下子跳了起來,還真像一個頑劣的妹妹呀。不過我剛才講的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希望警局的監控系統沒有拍到寇雲撿槍的画面,否則就大大的糟糕。

“不能隨便扔,還是埋掉吧。”趁四周無人,我蹲下身子,直接拿槍在青石凳邊的一棵大樹下挖起坑來。至於槍是不是會壞,誰管它。

“喂,你撿槍的時候動作大不大,要是真被拍下來就糟糕了。”我邊挖邊說。

“不大,絕對不大。再說那時候這麼亂,有誰會在旁邊拍照呀。”小姐,你不知道有種東西叫攝像頭嗎,看守所里裝很多這種東西的。”我歪過頭看她。

寇雲不好意思地搖頭。

“你們耐與世隔絕嗎?”“差不多,我們基本上都不出來的。”

這時候我已挖出一個頗深的洞,槍管里也塞滿了土。我把槍放進去,站起來用腳把旁邊的土撥進去,却突然想到一件事。

從看守所里逃出來的時候,寇雲都拉着我的手往外沖,一步也沒有停過,怎麼會有機會撿槍?

雜其間的一個女孩在奔跑間脚尖輕輕一鉤一挑,地上的槍騰空而起,被她一把抓住塞進衣服里。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一秒鐘。

然而這樣的動作一般人是絕對做不到的,我發現這個名叫寇雲的女孩着實不简单。我轉身看着寇雲:“你……剛才不是怎么撿槍的,你不是是一直跑在我旁邊嗎?”

“我……跑的時候一踢,這個槍就到我手上了啦,哈哈。”

看着她強自鎮定的拙劣表現,我實在有些想笑,隨手撿了塊石頭扔在她前面說:“你就把這石頭當槍,再踢給我看看。”

小丫頭來回撥弄了好幾次,臉上淌了好幾滴汗,最後退出老遠,惡狠狠沖上來抬腿沖石頭就是一腳,石頭“嗖”的不知飛到哪里去了。

她沖我一攤手:“没办法,那是危急关头超常發揮,要不我們回去再來一次,說不定就行了。”

看她裝得像真的一樣,活脫脫一個刁蠻丫頭。看來雖然她不肯說實話,却也只屬她不愿告人的私人隱秘,而不是存心要算計誰。我也就不再追問,事情的確蹊蹺,可誰沒有點秘密呢。我重新蹲下身子,從旁邊連根挖了棵草,移植到槍上面,算是做了最後的掩飾。